

卷首语

JUANSYOUYU
JINGPIN

精品

青
年
读
物



你在心中种上万千善良的植物，让心成为风景

惠特曼

绿化心灵

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卷首语精品

绿化心灵

主 编 闪 儿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卷首语精品/闪儿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106-02068-0

I. 卷… II. 闪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3644 号

责任编辑: 纵华跃

封面设计: 九 点

策 划: 明一静

卷首语精品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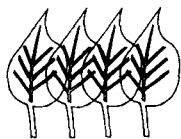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张/14 插页/0 字数/30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106-02068-0/I·0465

定 价 (全 2 册) 28 元 本册 14 元



编者的话

最好的文章才能成为卷首语。卷首语是一本书、一本杂志、一个报纸版面位于第一篇、最抢眼、发头条的文章。它是极具价值、含金量非常高的文章。卷首语就像黎明的位置一样重要，黎明是美好的，它带来美好的光明。

我们编选的这本卷首语精品，所选文章既包括世界上大师级最伟大的作品，也有中国鼎鼎有名的著名作家的名篇代表作，还有青年名家的最新力作。全书所有文章均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。题材丰富，内容厚重，语言优美。它是读者不可多得的精神伴侣，是大家人生道路上的必备书。

本书适合各层次读者，特别适合青年、学生阅读。大家能够用它来开拓视野，陶冶心灵，启发智慧，提高素质。

读者能够拥有这样一本好书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。

人生能够读到一本好书，读到一篇好文章是非常幸福的事。

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，一篇又一篇文章都会让您读起来感到非常开心。

该书是用来欣赏、学习、研究的最佳版本，极具收藏价值。



绿化心灵 (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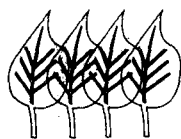
张绍民

树是一种奇异的生命。我喜欢它们，尊敬它们。它们是我的亲人。树林掉下的阳光碎屑，一地垃圾，干净、好看、宁静。站着一动不动的树，牵着它的影子走来走去。它的影子走了许多路。它走的路也多。对于它来说，树叶就是天空。冬天的枯枝里面是怀孕树叶的子宫，天空就在那里孕育长出来。每一片树叶都是不同的天空。树的年轮，意味着树把岁月暗藏，把秘密一圈一层捆得那么紧。树站在大地上生活时，身上同时容纳水与火，水充满了它全身，它身上活着的木头就是火焰，同时抱紧着水存在于树身上！这就是奇迹！在人类的古代岁月，树木形成了古代的两大大道形成船、马车（二者均为木制）。我们吃的水果大都是树木提供。古代的建筑，树木是唱主角的。树直到今天也紧随我们的房屋。它总是在我们的房前屋后，我们的家具大多数是用木头做成的。它总是跟随我们的道路。它的生命可以长过人的一生，村庄里的老树，一活一两百年，没有人能活上一两百岁！所以树木更懂得岁月生命。它身上有静，一站就是静止的一生；有动，风吹树叶，落叶都是动！我们用树木说出过许多比喻，例如——树人。它形成人的秘密，形成木匠，形成以木为生的人。它的根在泥土里也形成森林，形成大海的波浪，绿化心灵……



目 录

我不能睡在日本人的下面·····	潘 军 (1)
秋天的怀念·····	史铁生 (3)
心灵深处有最爱·····	刘 墉 (5)
座 位·····	韩少功 (8)
小 楚·····	贾平凹 (10)
我没有鞋，他却沒有脚·····	卡耐基 (12)
流行音乐·····	余 华 (14)
黑暗征服不了光明·····	琼 斯 (16)
听听那冷雨·····	余光中 (18)
狗的趣谈·····	莫 言 (19)
沉重的土豆丝·····	乔 叶 (21)
月 下·····	沈从文 (23)
母亲的礼物·····	杨 澜 (26)
阳关雪·····	余秋雨 (28)
生存智慧·····	韩美林 (31)
婚姻鞋·····	毕淑敏 (32)
教育你的父母·····	梁实秋 (34)



清洁的精神·····	张承志 (37)
想当官·····	叶兆言 (42)
最令我感动的·····	倪 萍 (44)
处 子·····	昌 耀 (46)
彩 票·····	张抗抗 (47)
隐身衣·····	杨 绛 (49)
宽 容·····	房 龙 (53)
人畜共居的村庄·····	刘亮程 (56)
一千张糖纸·····	铁 凝 (59)
恐惧的纪念碑·····	徐无鬼 (61)
灯是人间第二个月亮·····	张小嫔 (63)
追赶自己的鞋子·····	周 涛 (65)
灯光从墨迹上流过·····	张绍民 (68)
一只木屐·····	冰 心 (69)
醒 来·····	昌 耀 (71)
海上的日出·····	巴 金 (73)
雨 前·····	何其芳 (74)
玩 具·····	泰戈尔 (76)
石破天惊的诗句·····	忆明珠 (77)
婴 儿·····	徐志摩 (79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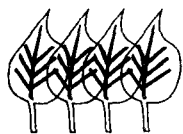
外行读书·····	金克木 (81)
珍珠鸟·····	冯骥才 (83)
真伪之间·····	纪伯伦 (85)
舞蹈家之歌·····	科莱特 (87)
生命不是一盒巧克力糖·····	董 桥 (88)
穿着棉袄洗澡·····	韩 寒 (90)
一条鱼顺流而下·····	谢 冕 (92)
《饮马》赏析·····	邹静之 (94)
空中楼阁·····	夏 尔 (95)
偷闲的抒情·····	迟子建 (96)
从滚滚的人海中·····	惠特曼 (97)
湖·树·山·····	黑 塞 (98)
禅心剑气相思骨·····	朱学勤 (100)
新生活·····	胡 适 (101)
鹭 鸶·····	郭沫若 (103)
画 虎·····	朱 湘 (104)
自 然·····	歌 德 (106)
人生之“禅”·····	魏 克 (109)
新偶像·····	尼 采 (112)
努力地活着·····	林润翰 (115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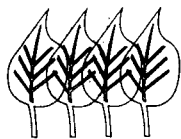
吃必要的苦	王永庆 (116)
诗的“匪气”	周 涛 (118)
液 体	张绍民 (120)
泪水浸湿大地	庞余亮 (124)
杂感幸福	陈建斌 (126)
三 弦	沈尹默 (128)
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	杨国华 (129)
内 外	瞿秋白 (131)
一滴水中的朶海	阿 信 (132)
爱情秀	王开岭 (133)
听 雪	刘家科 (134)
大草原之夜	惠特曼 (136)
与好人同行	红高粱 (137)
最好的果实	郭 磊 (139)
蟋 蟀	列那尔 (141)
三轮车上的岁月	林如意 (142)
“善良”究竟是什么?	周 涛 (144)
灵魂无蔽	昌 耀 (145)
创造宣言	陶行知 (147)
水消失在水中	白明辉 (149)



父 亲	丰美文 (151)
那一晚	曾 辉 (153)
孤 独	徐无鬼 (155)
雨的声音	惠特曼 (157)
在一条大河的支流入口处	昌 耀 (158)
畅饮生命的春醪	祝 勇 (159)
生命如歌	艾明波 (160)
世上什么气味最美好?	莫 言 (162)
听 歌	王艳曦 (164)
把酒从稻谷里逼出来	张绍民 (166)
无 题	鲁 迅 (169)
快乐的共鸣	罗 兰 (171)
鸟的心情	林清玄 (172)
静 坐	刘 墉 (173)
诺 言	张小嫻 (174)
给梦一把梯子	楚 楚 (175)
去自讨苦吃	佟可竟 (176)
渴望拥有	赵 冬 (177)
天 草	李 旭 (178)
沉 甸	曾 辉 (180)



旧 桥	庞 培 (181)
淡淡的痕迹	何孟婷 (183)
拯救爱的荒芜	白明辉 (186)
拿什么量度生命	必 须 (189)
水，一个寓言	李汉荣 (190)
流 言	汪国真 (192)
狗的驳诘	鲁 迅 (194)
青春小语	罗 兰 (195)
阳光一出来，影子就出来晒太阳	张绍民 (197)
阳台上的遗憾	韩少功 (200)
轻轻地告诉女儿	闫丘露薇 (203)
鸫 鸟	屠格涅夫 (206)
白桦之歌	库兰诺夫 (208)
幸 福	解特玛尔 (209)
散步者	克洛岱尔 (210)
湖畔相遇	普鲁斯特 (211)
风景的起源或仁慈的结束	埃利蒂斯 (213)



我不能睡在日本人的下面

潘 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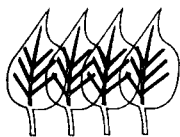
1988年夏天，我从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回来，乘的是软卧。那趟车于傍晚时分由北京站开出，将于翌日中午抵达合肥。

时值酷暑季节，软卧车厢配有空调，让人感觉还是很舒服的。我是下铺，对面是一个老人。他的衣着很简朴，模样像个老农。我便有些奇怪，那年月坐软卧是要凭什么特殊证明的。心想，这老人大概有什么人在北京，否则是进不了这种车厢的。

在老人的上铺是一个戴眼镜的、长相斯文的青年。这个青年人一上车就躺在床上看书，好像还是本英文书。那个老人呢，原先也是躺下的，却一直沉默着。

这样过了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便觉得有些寂寞了，想主动和那个青年说话。我就问他，到哪里？他说：“合肥。”我感觉他不是合肥人，就又问是出差还是旅游，他说：上学。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，到中国科技大学当访问学者。而且，他笑容可掬地表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，汉语说得不好，问我能否与他用英语交谈？我说：“那就更不行了，我的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。”青年听了我这句话表情有些尴尬。我这点幽默他显然没有听懂。但在这时，对面那个老者似乎是下意识地插了句：“你们最好谁都别说。”听口音他是安徽人。说完，这老人就沉着脸去了车厢外，以后就一直坐在狭窄的过道上。这让我有些不悦。列车是公共场所，旅行中的交流应该是很正常的事，想这老头也真是太古怪了。不过，即使老人不说什么，我们这个包厢也照样是沉闷的。

日本青年后来还是看书，那位老人也还是坐在外面。我虽然进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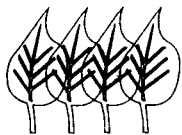
出出，却因为无人交谈而十分无聊。

不久列车停靠在天津，老人下车站了一会儿，顺便从月台上买点当地的特产。夜渐深了，我感到有些疲乏，就随便找了张报纸躺下看，没多久也就睡去。等我醒来，列车已经抵达了济南。我走出来，看见老人又在月台上买特产。过了一会儿，老人回到车厢，把那些特产集中到一只折叠的旅行袋里，又坐回过道上。他的床铺还是整齐的样子，说明他一夜未睡。

我无话找话地问道：“几点了？”老人便亮出藏在衬衫下的一块“劳力士”手表，说：“刚过一点。”我着实有些吃惊，无法对老人的身份做出判断，但我的好奇心更加强了。我想我应该趁着他情绪好的时候同他聊上几句，就问：“您是从北京探亲回来？”老人说：“我路过北京，回安徽舒城老家探亲。我是从那边来的。”我这才明白，他是位“台胞”。或许从前是国民党老兵吧！我没敢问，只说：“有很多年没回来了吧？”老人说：“四十年了。”列车在这一刻开动了，灯光忽明忽暗地照在老人的脸上，但我还是能看到他的表情显得很复杂。他沉默了，我也不便再多问什么。

列车在漆黑的原野上奔驰着，发出的声音却异常空洞而悠远。老人打了一个哈欠，我便说：“您去睡吧，到合肥还有十个小时呢。”老人摇摇头，用很低沉的声音说：“我头上睡着一个日本人，我不能睡在日本人的下面。”我心里剧烈地一颤：原来是这样！

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却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，一点颜色也没有褪去。很多次，它都从记忆的深处泛起。



秋天的怀念

史铁生

双腿瘫痪以后，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。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，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，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，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。这时母亲就悄悄躲出去，在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听着我的动静。当一切恢复沉寂，她又悄悄地进来，眼边红红的，看着我。

“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，我推着你走走。”她总是这么说，母亲喜欢花。可自从我腿瘫痪后，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。

“不，我不去！”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怕的腿，喊着：“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！”

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，忍住哭声说：“咱娘儿俩在一起，好好活，好好活……”

可我一直都不知道，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。后来妹妹告诉我，她常常肝痛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

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，看着窗外的树叶“唰唰啦啦”地飘落。

母亲进来了，挡住窗前：“北海的菊花开了，我推你去看看吧。”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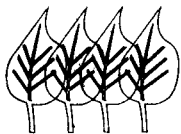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要是愿意，就明天？”她说，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。

“好吧，就明天。”我说。

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：“那就赶紧准备准备。”

“唉呀，烦不烦？几步路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！”

她也笑了，坐在我身边，絮絮叨叨地说着：“看完菊花，咱们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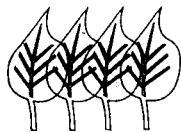
去‘仿膳’，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。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？你偏说那树花是毛毛虫，跑着，一脚踩扁一个……”她忽然不说了，对于“跑”和“踩”一类字眼，她比我还敏感。她又悄悄地出去了。

她出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，她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。我没有想到她已病成那样，看着三轮车远去，也绝没想到那竟是诀别。

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正艰难地呼吸着，像她那一生艰苦的生活。别人告诉我，她昏迷前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个未成年的女儿……”

又是秋天，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。黄色的花淡雅，白色的花高洁，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，泼泼洒洒，秋风中花开得正烂漫。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，妹妹也懂，我们在一块儿，要好好地活……





心灵深处有最爱

刘 墉

初到美国的时候，在一位同学家做客，他是个既英俊又有才华的男人，却娶了才貌都远不相配的女子。尤其令人不解的，是他竟然抛弃了在国内交往多年、早已论及婚嫁的女朋友。

“我的父母、兄弟都不谅解我！”他指了指四周，“可是你看看，我现在有房子、有家具、有存款，还有绿卡，谁给的？”他叹口气：“人过了三十五岁，很多事都看开了，我辛苦一辈子，希望过几天好日子。”

只是，我想，他心里真正爱的，是谁呢？

读谢家孝先生写的《张大千传》，五百多页看完，到“后记”时，又发现一段重要的文字，大意是说，张大千的后半生，固然有妻子徐雯波在侧，但壮年时代，杨宛君才是陪他同甘共苦，而且相爱相知最深的。

帮助张大千逃出日本人魔掌的是杨宛君，陪他敦煌面壁、饱受风沙之苦的也是杨宛君。只是大千先生在接受谢家孝访谈时，却绝少提到这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谢家孝先生说：“是不是他顾及随侍在身边的徐雯波，而避免夸赞杨宛君？”

“他（张大千）在八十岁预留遗嘱中，特别在遗赠部分，写明要给爱人杨宛君，足见在大千先生心中，至终未忘与杨宛君的一段深情岁月。”

合上书，我不得不佩服谢家孝先生，作为一个新闻人实事求是的态度。在《张大千传》完成十三年、老人仙逝十年之后，终于把他不



吐不快的事说出来。

这何尝不是大千先生不吐不快，却埋藏在心底三十多年的事呢？也想起有“民初才女”之称的林徽音，在跟徐志摩轰轰烈烈地恋爱之后，终于受世俗和家庭的压力，嫁给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。

梁思成的才华不在徐志摩之下。他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，直到今天，他四十年前的作品，仍被世界建筑界认为是经典之作。

走遍中国山川，又曾到西方游学的梁思成，毕竟有不同的心胸。

徐志摩飞机失事后，梁思成特地赶去现场，捡回一块飞机残片，交给自己的妻子。

据说林徽音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，终其一生。

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灵世界，在那心灵的深处，不见得是婚姻的另一半。

有位飞黄腾达的朋友对我说：“我一生做事，不欠任何人的。对父母，我尽孝；对朋友，我尽义；对妻子，我尽情。如果有什么亏欠，我只亏欠了一个人——我中学时的女朋友。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叫她去堕胎，还要她自己出钱。我那时候好穷啊，拿不出钱。问题是我不但穷，而且没种，我居然不敢陪她去医院。”
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到今天，我都记得她堕胎之后苍白的脸，她从没怨过我，我却愈老愈怨自己……”

他找了她许多年，借朋友的名字登报寻人多次，都杳无音信。

怪不得有个新兴行业，为顾客找寻初恋的情人。据说许多恋人，隔了六七十年，见面时相拥而泣，发现对方仍是自己的最爱。

有一天，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，声音遥远而微弱，居然是母亲十多年不见的老友。

母亲一惊，匆匆忙忙由床上爬起来，竟忘了戴助听器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咿咿哑哑。

我把电话抢过来，说有什么事告诉我，我再转达。

电话那头的老人，语气十分平静：